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毕诗春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hljrbbsc@163.com



太阳岛的雪雕。

沸腾的江湾

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冰城人在媒体上看到:2022年的烟花秀主办方特邀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国庆70周年两场盛世烟花秀的燃放团队,共同打造了这场非凡响亮的烟花盛宴,在家门口欣赏了一次高水准的烟花秀。

冰雪大世界是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重头戏,是太阳岛风景区域内的专属主场,被誉为冰雪童话世界,更有“世界冰雪迪士尼乐园”之称。说起哈尔滨国际冰雪节,自1985年1月创办以来,距今已有37年的光景了,从单一走向了丰富,从冰娃娃成长为雪巨人。如今,它不仅是哈尔滨人的盛大节日,也堪与日本札幌雪节、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霍尔汀考伦滑雪节并称世界四大冰雪节。从规模上说,兆麟公园内的冰灯游园会、斯大林公园的冰雪嘉年华和太阳岛的国际雪博会,冰之城廓,林林总总,皆为冰雪节所有;从内容上说,各界举办的冬泳比赛、冰球赛、雪地足球赛、高山滑雪邀请赛、冰雕比赛、国际冰雕比赛、冰上速滑赛还有冰雪节诗会、冰雪摄影展、图书展、冰雪电影艺术节、冰上婚礼等皆为冰雪盛宴。这里已经成为向国内外展示哈尔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

如果把太阳岛风景区看作是一个偌大的灯光秀场,冰雪大世界无疑是它的圆心,高耸的巨型圣火主题冰雕是其圆点,而环绕它的江湾一带的灯光带那就是众星捧月了。

哈尔滨冬天的夜来得很早,大约四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是雪朦胧、夜朦胧了。南北走向的阳明滩大桥、松花江公路大桥、百年老江桥和松浦大桥,遥相呼应,形成平行的灯光走廊,横跨松花江;沿松花江北岸由西南至东北走向的滨水大道,绵延十几公里,与江南岸的沿江灯光带交相辉映;更有大剧院文化中心的剧院一路、剧院二路画出的弧线,犹如飘动的音符,萦绕在江湾。这里就是灯的海洋,光的世界,色彩斑斓,美轮美奂。飞雪的时候,灯光朦胧朦胧;雪渐渐小了,灯光又渐次明亮起来,清晰起来。从夜幕降临到入夜,江面上不时有绽放的礼花,有人们手提的灯笼,还有越野车在冰面上画出的弧线灯光。“疑似银河落九天”,却见“火树银花不夜天”。

上冰玩雪嗨起来

在这座城市里,生长着喜爱冰雪的基因,融入了每个家庭,甚至是每个人的血脉里。“打出溜滑,堆雪娃,冰雪一滑不回家”,这是一句坊间顺口溜,也是冰城人冬天生活的写照。

2022年,冬奥来了,冰雪热了,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一线城市,必须打头阵,率先嗨起来!

这是江湾一瞥。成熟的蒲棒在冰封的江面上站立,洁白的芦花在寒风中摇曳,卖冰糖葫芦的人放开嗓门高声吆喝。戴着大皮帽子,穿着雪地鞋的娃们举着冰糖葫芦蹦蹦跳跳。

大剧院文化中心一带,绵延几公里的江面和护坡一夜间成了天然的滑冰场和雪场。冰上爱好者早早来到江岔,清除积雪,扫出一个光滑的冰面,就成了滑道。尽管形状不那么规则,冰面不那么标准,但是爱好者们还是乐此不疲。从早至晚,接踵而至,不曾歇场。

一个个天然冰场,一处处自然雪道,滑下的爬犁,旋转的雪圈,嗡嗡带响的冰尜。更有刺激者,在汽车后面拖着一串雪圈,汽车在行驶中转圈,坐在后面雪圈里的人发出阵阵惊呼,渲染了江湾的欢腾。摄影发烧友,视频制作人,歌唱爱好者,齐聚在江湾,好不热闹。俄罗斯朋友也来了,他的演技引来众人围观,汽车里播放着《山楂树》《三套车》的苏联歌曲,给这江湾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

黑龙江是全国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的先行省份,赏冰、嘻冰,玩雪、乐雪,是黑龙江人的时尚,像这样的冰场还有很多处,人们滑着,笑着,乐着的心情溢于言表。

“迎冬奥,展龙江冰雪魅力”是这个冬天诸多景区打造的亮点。在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超大冰制五环围成的区域里,尖叫声此起彼伏,市民和游客欢乐畅玩各种冰雪娱乐项目。儿童雪滑梯、雪地排球、雪地足球、冰壶、冰盘、冰球、发光秋千、跷跷板、雪地陀螺、滑冰场等公益项目,点燃了人们感受冰雪运动的热情。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冰雪季节,周末和家人朋友约着一起去家门口免费的冰场滑冰,玩玩雪,在冰雪运动中感受冬日的速度与激情,亲情与温暖,该是多么惬意!

过年包钱饺子

□王贵宏

岁 雕 月 刻

过去,在食物匮乏的年月,人们的餐桌,不同程度地透露着简单和窘迫。许多人家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饺子,可以毫不夸张地形容,那时如果有的老人偶尔吃上顿香喷喷的肉馅饺子,简直是一种幸福,那种满足感会自然地在脸上显露出来。如今,饺子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可以随时吃,想吃就吃。

东北过年包饺子,有往饺子内包钱币的习俗。能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曾经是每个人小时候极其渴望和快乐的事儿。那种感觉如同小小的中彩,让短暂的快乐在心内停留。认为吃着包钱币的,预示着新的一年顺顺当当,要啥有啥,不断钱花。这种想法在孩子们的心里其实根深蒂固。有的家庭人口多,祖孙三代聚在一起,疯玩了一天的孩子,除夕夜勉强挨到午夜不睡已是哈欠连天,好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争取吃到有钱饺子的欲望,将那不断来袭的瞌睡虫渐渐赶得不知去向。

爆竹炸响除夕夜后,在一家人共同的忙碌中,平时罕见的美味佳肴开始逐一登桌亮相,但最吸引人眼球唱主角的,永远是最末上桌的那一

盘盘白白生圆鼓鼓像弯月牙似的饺子。可这么多饺子,一大家子人吃,只有两三枚硬币,它躲在哪个盘子里呢?总不能用筷子挨个去戳破饺子皮呀!性急的孩子便沉不住气,瞅瞅这盘,又望望那盘,左夹一个,右夹一个,可那包着钱的饺子像是故意和他捉迷藏,一时半刻寻觅不到。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幻想着,要是有孙悟空那样有一双能透视的火眼金睛该多好!似乎那埋藏在心里的欲望比香喷喷的味道重要。这节骨眼儿老人会逗最小的孩子,说个谜语让他猜:“西边来了一群鹅,噗通噗通跳下河,却被人家端上桌。”边说边给他碗里夹了个饺子。那个孩子心思都在饺子里的钱上,谜底被大些的孩子抢先猜到,不免有些失落,便嚷着让爷爷再说一个。但他马上发现自己却先吃到了钱,高兴得手舞足蹈。

虽然在饺子内包钱币是图个乐儿,增加过年的喜庆,但有家教的人家是不允许孩子挨个盘子乱挑乱翻的,暗示他们要想得到那份福气,只有多吃。往往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孩子手中的饺子特别争气,总能吃到包有钱币的饺子,于是吃到钱的孩子自然会表现得特别高兴,那种悠然自

得的满足会让他兴奋好一阵子。其实家人中心细的早看出端倪,明白主妇在包饺子时把包钱的饺子都悄悄做了记号,饺子出锅时把盛有包钱的饺子特意放到孩子和老人眼前。原来,包有硬币饺子不仅包着乐趣和幸福,还有孝道和爱心。



团圆饺子。

想起当年贴年画

□邢占双

小时候,每到腊月,母亲都要选择一天时间,对屋里的卫生进行全面清扫,扫墙,糊墙,贴年画。母亲说这叫辞旧迎新,一年到头了,让屋里亮堂亮堂。

糊墙那天,一家人早早吃完早饭。屋地一角的火炉里烧着木头疙瘩,这火硬实,不用人总往里填。屋里暖洋洋的,打好一大盆白面浆糊,糊墙的材料是厚厚的几卷报纸,还有几张漂亮的年画。

母亲抹浆糊,指挥父亲和我怎么糊,哪张画贴在哪儿,我负责传递,父亲站在木凳上往墙上和棚上粘报纸。木柜上的收音机滋滋拉拉地响着,播放评书或者广播剧,什么《岳飞传》了,《杨家将》了,或者《夜幕下的哈尔滨》了。

糊墙的人一定要心细,报纸要粘得平整,要压好边,对整齐,用笤帚将纸面抹平。糊一天墙,两手抹糊的全是浆糊。糊棚顶的时候最累人,踩着板凳,累得脖子酸痛。

经过一天的忙碌,土墙终于糊完了。再进门就感觉亮堂多了,好像给屋子穿了一身新衣服。也暖和多了,一层新报纸覆盖六七层旧报纸,也有一定的保暖效果。

墙上的一张张报纸仿佛一本本展开的书。一条条新闻像个豆腐块,有事没事我常常盯着豆腐块看,有的文章得趴在炕上看,有的得踩着凳子看,棚顶的得仰脸朝天看,累得脖子生疼,有时会出现一篇文章的一角被另一张报纸压住了的情况,便偷偷地抠开来看,还有的文章结尾在另一个版面,怎么找也找不到,便会感觉有些遗憾。



年画。

至今记得,我家炕头右上角的位置,有一篇文章是写过年放炮仗的事,那种感觉真是美美的。我想我童年的课外阅读是从读墙上的报纸开始的,到别人家去串门,我也常常盯着墙上的报纸看个究竟。村里有些识文断字的人一看到人家墙上的报纸,就忍不住读出声音来。

回想起来,家乡那一家家土墙上的报纸,是开在贫寒岁月里的一朵花,是打开世界的那一扇窗。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文字、喜欢文学的种子。

糊墙时,还要在墙上贴年画。贴年画是小时候过年必不可少的仪式。过年之所以充满欢乐热闹的气氛,和年画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家贴过的年画有《穆桂英挂帅》、《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穆桂英是我心目中膜拜的英雄。我上别人家去,第一眼也常往人家墙上的画上看。记得老毕家贴的是《岳母刺字》《三英战吕布》等历史人物年画,他家人都喜欢看书,对历史人物感兴趣。记得大娘家墙上贴的是《花开富贵》《连年有余》,一个胖胖的带红肚兜的小子在大鱼上,大娘家三个闺女,她就喜欢小子。老孙家墙上贴的是《老寿星》《十大元帅》《平安富贵》,孙爷爷是这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会计,知识渊博,孙叔长年开车,希望出门平安。老鲁家一大帮闺女,墙上贴的大多是美女画,貂婵了,西施了。一个个穿着水袖长袍,梳着如云发髻,戴着玉佩玉环,真是漂亮极了。

想起母亲讲述的故事,一个穷书生,独身一人,出去放牛,离老远就看见自家烟囱冒烟,可是进屋里来看却没人,掀开锅一瞅,热气腾腾的饭菜热在锅里呢。这个书生就纳闷了,是谁这么好心呢。后来,他再出去放牛的时候,就半路回来,躲在一边偷看。原来是墙上年画中的美女走下来了,给他做好饭,收拾好屋子,又回到墙上了。后来有一天,书生趁那个美女从墙上走下的时候,撕了那张画,那美女就回不去了,成为书生的妻子。

回想起来,这是母亲对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回望那贴在土墙上的五彩缤纷的年画,在烟火岁月中,不正是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吗?

如今,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从泥土房到砖瓦房,再到楼房,墙壁都是大白墙,或者贴壁纸,厨房贴瓷砖,屋里整洁又舒适,过年时擦擦瓷砖,就算除旧迎新。

曾经那些糊墙贴年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成为尘封的往事,但那一面面土墙上的报纸和年画,却是开在记忆中的一朵朵鲜艳美丽的花。

